



# 城中有湖

■朱辉

小时候，公园里最常见的儿童娱乐设施是滑梯和跷跷板。我对这些没有兴趣，唯独喜欢划船，但就算选最小的木船划40分钟都得4毛钱。上世纪70年代的4毛钱，可以让父母在食堂吃好几餐饭，所以他们自然舍不得就这样把钱“丢进水里”。整个童年我只划过两次船，都是学校春游时安排的，一次在上海人民公园，一次在武汉中山公园。

1987年，父亲在厂里分到了新房，我们从一室一厅搬进了两室一厅。新房位于武汉内沙湖边，隔着一条两米高的围墙，墙外就是湖面。我家住4楼，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周边村民在湖上划着小船。围墙尽头有个缺口，走出去是湖堤，沿着湖堤可以穿过内沙湖中央抵达彼岸。

按照如今的说法，我家住的是位于内环的“湖景房”，十分令人向往。那时候大家却不愿住在湖边，一来湿气重，容易得风湿病；二来夏天蚊子多，每天被咬得心烦意乱。在内沙湖边住了10年后，湖面被填了一半，我们围墙外变成了一个高档小区，从此我家便不再是“湖景房”了。

这10年临湖而居使我锻炼出了敏锐的嗅觉，对于湖水的气息格外敏感。关于湖水的气味，没人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，一般称之为“土腥味”。有些人不喜欢，比如我父母。

## 闲思随笔

而我却非常喜欢闻，觉得这就是氧气的味道。如今我去看陌生城市旅行，有时隔着一公里，就能感觉到这种熟悉的气息，遂让鼻子导航，走着走着就能找到一片湖面。

武汉最有名的湖当然是东湖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。近些年城市不断扩容，汤逊湖才取代东湖，成为了中国城中湖的“老大”。

我喜欢寻找不同城市里有名或有特色的湖。南京玄武湖却不是我找到的，而是不期而遇。出了南京火车站，站前广场对面就是玄武湖，仿佛突如其来闯入视野。这种视觉冲击

力让人生出对玄武湖美好的第一印象。

玄武湖远小于武汉东湖，景点的精雕细琢方面略逊于杭州西湖，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。玄武湖蜿蜒曲折，具备江南湖泊的风格，气质却又和苏杭湖泊迥然不同，显得颇为大气、稳重。有人说南京是一个带有北方韵味的江南城市，这点从玄武湖上也能察觉一二。

这些年见识过许多城市的湖，我和妻子一致认为最美的当属瘦西湖。当年去扬州，只能逗留一天，我们放弃了诸多景区，直奔瘦西湖。

当时是11月下旬，天气有些凉。瘦西湖景区大门外，路

上满地银杏叶，意境浪漫。进了景区，我很快总结出两个“最”：瘦西湖是我见过的湖中湖水最绿的、湖面最窄的。瘦西湖长约4公里，宽不及100米，更像一条河。查阅资料就能知道，它是古河道经人工改造而成的湖泊，因窄得名“瘦”，从而极具辨识度。“天下西湖，三十有六”，惟扬州瘦西湖，难得独一无二一个“瘦”字。

瘦西湖虽然规模小，但风光景点“密度”极高，五步一景，湖边花草树木种类繁多。有位文学前辈曾道出他对好文章的定义，说若有人一篇千字文能写出别人两万字的信息量，这种文章凭“营养密度”就配

得上一个“好”字。瘦西湖面积不大，游览一趟却能让人有满满的收获感，其好评率自然低不了。

去年到昆明，因为时间关系也只能游览一个景区，我依然想都没想，直奔滇池。云南简称滇，一个湖泊能叫“滇池”，足见它在云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。滇池不能算城中湖，但其相当一部分位于昆明主城区内。我去的时候正值盛夏，没有见到标志性的红嘴鸥，不过在湖边散步一小时后，就发现了滇池非常独特的一个景象：早上8点多，湖水忽然涌动起来，大浪一个接一个拍击岸边。我问了好几位游客，他们都表示没注意到。好在有万能的手机，我一查发现原因有二：滇池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，季风影响显著；滇池面积巨大、湖面开阔，在风力增强时容易形成浪潮。看来如同阅人无数，“阅湖无数”之后，也能看几眼察觉到其独特之处。

我们这代人童年哼着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长大。这首歌以北京北海公园为背景而创作，双桨是在北海划船荡起的。直到今天，在反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生活的影片里，还经常会出现角色或背景游人在公园里划船的镜头。

我对于湖泊的特别感情或许源于童年岁月的渲染。快要退休了，我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去不同的城市，此生还会寻到、遇见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湖。



## 懂得让球

■涂启智

老莫、老牛、谢老板、阿西、阿强、眼镜，还有我，经常相约打乒乓球。

老莫基本功差，反胶不会拉弧圈，长胶磕球是他唯一的“本钱”。然而，球友们都不怕他磕。老牛曾说：“老莫可怜，每次刚上场就得下来！”老莫打球总是处于下风，嘴巴却不饶人：“欺负我生手！”“欺负我没热身，这个球要是上台你也不好受！”他和对手较量中，突然发问：“(比分)多少了？”人家告诉他“八比三”，他眼睛一翻，脖子陡然伸长，好像斗架的公鸡，大声嚷道：“八比三怎么啦？八比三你以为就赢了？”每当这时，球友们都忍不住哄然大笑。

老莫输球是家常便饭，又特别在意输赢，一输就拉长脸。相处久了，球友们摸清他脾气性格，常常特意照顾他情绪，言

语上安抚，对战中迁就。

老牛人高马大，发球速度、力量与旋转我们这些人里无人能敌，扣杀与弹击凌厉剽悍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但当他与老莫对垒，球风与平日大相径庭——他要等老莫站稳才发球，而且发过来的球软绵绵，就像林妹妹。等老莫回球，老牛像初学打球的小孩子一样，把球抬举太高，送给老莫扣杀。即便如此，老莫多半还是回球下网或者出界。这时，老牛笑眯眯道：“莫急，看准再下手！”若老莫扣杀成功，老牛则夸奖：“厉害啊！”

谢老板的高吊弧圈以及扣杀，既有观赏性又有威慑力。但是与老莫过招，他整个人就变得松松垮垮。本可一招制敌，他却将球拍高高扬起轻轻落下，让球慢悠悠飘过去。老莫回球下网或出界，谢老板说：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！”

阿西和老莫一样，也使用

一面长胶一面反胶，但阿西球技高出老莫许多。阿西能用长胶化解弧圈球旋转及速度，还能用长胶扣杀。但面对老莫，他一味守球，不断为老莫创造得手机会，甚至有时故意将球搓下网，或是顶出界，不忘附带赞扬：“老莫生猛啊！”老莫听了，抿嘴一笑，喜滋滋的。

阿强最是难缠。他发球多变，或上旋，或下旋，或不旋转，让对手经常“吃球”。接发球，猛推、刮削、拉弧圈、弹击，招招“夺命”。相持阶段，阿强以超低旋转回球为主，辅以中远台侧拐或弧圈。有时，对手蛮力进攻，阿强不慌不忙，稳稳反攻一板，屡屡奏效。阿强40岁出头，年富力强，连续打一轮都不觉得累。我们在一个名为长尾的地方打球，阿强被誉为“长尾第一”。但是，一旦与老莫过招，阿强仿佛被人“尽废武功”，什么招儿都使不出来。老莫大言不

惭叫嚣：“阿强总是被我收拾！”阿强憨憨地笑，或者顺势迎合：“我被老莫收拾得服服帖帖！”在场球友爆发心照不宣的笑声。阿强打球十分投入，也很在意胜负。不过，因与老莫是老乡，阿强对其谦让已成习惯。

起初，眼镜对老莫毫不心慈手软，每次把他打得“眼冒金星”。后来，眼看其他人都让老莫，眼镜也故意让球输球，还夸张地嬉笑：“老莫进步神速！”

我是直性子，也是“扛着竹竿进城门不知道转弯”的“二愣子”。与老莫交手，我从不客气，弄得他脸色很难看。有一天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，三局两胜制，我直落两局将老莫赶下场，而且第二局老莫仅得一分。老莫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离场。

谢老板对我说：“老莫今天很没面子！”我说：“你们都把他当小孩哄，搞得他一直生活在梦幻童话中！”

谢老板轻言慢语：“老莫好胜心强，我们就满足他的虚荣心。这样做，与人无害，与世无争，也不损害我们什么，大家又能和谐相处。如果总是针尖对麦芒，球友关系紧张，我们打球就会不快乐，图什么呢？”

我仔细琢磨，觉得谢老板的话确实在理，日常打球不就为个愉悦嘛！老莫尽管心眼小，但人很善良，古道热肠。比如球室地胶破损，他主动购买工具与材料，花费半天时间修修补好。

那之后，我也改变对老莫的态度，交手时不再咄咄逼人。老莫对我终露笑脸。

或许，面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原则性问题，我们需要较真；但对于无关痛痒的游戏娱乐或日常琐事，我们应当学会变通。生活中适当的妥协与退让，是建构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和润滑剂。